



谁说农业社 沒有优越性

(对 話)

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宣傳部 編寫



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內 容 提 要

書內是老李、老王二人談話，他倆較多地用农民群众的言詞，并通过一些真人真事，生动地說明了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好坏，合作社好还是单干好，入了社自由不自由，現在农民生活到底怎么样，富裕中农入社吃亏不吃亏，农业社里越过越有奔头等問題。

这是一本向社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通俗讀物，适合有小学以上文化水平的社員閱讀。

誰說农业社沒有优越性
(對話)

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宣傳部 編写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(保定市裕华东路)

河北省書刊营业許可証第三号

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河北分店发行



1957年11月第一版 1957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787×1092 1/32·1音印張·15,000字

印数: 1—122,000册 定价: (5)0.10元

統一書号: T 4086·35

目

4161

4161

- 一、誰說“合作社不如单干”？ 1
- 二、从生产自救中看合作化的优越性。 5
- 三、“入了社不自由”嗎？ 9
- 四、合作化以后，农民的生活到底怎么样？ 15
- 五、富裕中农吃亏不吃亏？ 18
- 六、农业技术改革問題。 22
- 七、立場不同，看法两样。 24
- 八、在社里越干越有奔头。 30

一、誰說“合作社不如單干”？

老李：老王啊！最近農村里，刮出這麼一股子怪風來，有些人說什麼“合作社不如單干”、“入了社不自由”、“農業社沒有优越性”、“農民生活沒有提高”，等等。我看這些話都不是在講道理，純粹是睜着眼睛說瞎話。

老王：可不是嘛！說這種話的人，真是滿嘴胡講。你說，誰都知道，1956年是高級農業合作化的第一年，從全國來說，除了受災的社以外，絕大多數的社都增加了生產、社員都增加了收入。這年不僅戰勝了我們歷來沒有過的大水災，而且僅糧食一項，就比豐收的1955年增加了百分之五點四。我們省1957年大豐收，有四千八百多個農業社趕上或超過了富裕中農的生產水平。這是多么叫人興奮的事呀！這不是合作化帶給農民的好處嗎？

老李：你說的很對。說起合作社的好處來，說上幾個整天也說不完。高級合作化以後，土地連成片，人人有活干，大的先不提，就從取消

地界、田埂和一些用处不大的道路一点点的事情来看，就增加了不少耕地，多打了許多粮食。就拿我們省万全县来说吧，在1956年光利用廢地一項，多收粮食一百三十多万斤。再说，提高复种面积的农业社，那就更多了。举个例子吧，正定县新城鋪在合作化以前，有百分之六十多的农户，因为土地少、缺牲口、少农具，不能适时耕种，大部分的土地是一年只能收一季。可是，合作化以后，样子就大不同啦。土地統一使用，小块地連成了大片，复种面积一年比一年提高，光这一項就比合作化前多打粮食三十五万斤。如在单干时，一人一条心，想种什么种什么，怎么也不会提高复种面积、增加生产的。

老王：确确实实是这样。老李，你还記得嗎？

过去单干的时候，打个井很困难，不借債打不起，借債打井提心吊胆：打成了落一个窟窿，打不成落两个窟窿，債務压在头上，还落个鷄飞蛋打一場空，你說气人不气人。可是，由于实现了高級合作化，仅1956年我們省就打井五十六万多眼，还修建了十万条渠道，可以扩大澆地面积一千零五十三万亩。

山区修筑的谷坊、小水库，以及田间土埂、梯田滩地等水土保持工程，那就更多啦。平原还完成了不少的沟洫畦田，大力进行洼地改造，使许多过去常年遭灾不能收成的洼淀地方，变成粮食囤啦！静海县有个王稳庄乡，过去农民单干时较好的土地也因常年淤涝十年九不收，较薄的土地，盐碱性大的田地连草都不长，那时农民描写自己的贫苦生活时说：“春脱坯，秋打草，放下镰把饿个倒”。但是，从1954年建立起富民农业社，仅短短四年的时间，就把一片多少年来的荒草野洼，改造成富饶的鱼米之乡了。1957年，全乡产粮由解放前一百一十多万斤，提高到一千五百五十多万斤。

老李：是啊！从抗灾中更能看到高级合作化的优越性。1956年，我们省遭受了几十年来没有过的大水灾，若是在解放前，不知道要有多少人们倾家破产，有多少人家妻离子散逃荒外地哩！可是，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由于实现了合作化，广大灾民依靠了高级社，就胜利地渡过了灾荒年。文安县新桥乡四合社，全社五百四十二户，1939年遭受水灾

时，有四百二十九户变卖了家产，有三百二十七户出外逃荒。1956年受灾以后，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，社里搞起了二十多种副业生产，每天得利五百七十多元，使社员生活有了可靠保证。社员普遍反映：“高级社力量大，多大的灾情都不怕！”象这样的例子，那就太多了。

老王：说来说去，一切事实和道理都能说明农业社这种制度是无比优越的。由于土地统一经营，能够因地制宜种植，发挥土地的潜力；劳力统一支配，能够发挥集体劳动的伟大力量；因为集中经营，也就有了更大的经济资源，能够财尽其用，便于进行发展生产的基本建设，和开展多种经营生产活动，使社员收入越来越多，生活越过越富裕。同时，由于高级社实行按劳取酬、多劳多得的原则，更大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，劳动光荣已经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里啦！

老李：咱们生产上的事说得不少啦，再扯一扯合作化给人们生活、思想上带来的好处吧！现在，农村里新道德、新风尚，到处都有，许多不和睦的家庭，由于参加集体劳动，受

着爱国、爱社、爱家的教育，变得和睦了，使早几年压根也没亲近过、见面就吵架的两口子，也变得互敬互爱了。常言說得好：

“良言一語三冬暖，惡語半句六月寒”，可是，合作化以后，連在过去爱罵街的老娘們也轉变好了，站在門口指鷄罵狗的現象很少見到，真是冤家变成近友，異姓成为一家。在过去无人照管的老、弱、孤、寡和殘疾戶，自从有了高級社可算有了依靠啦！他們吃的、穿的、燒的、用的等样样都有了保証。这更是过去任何年代都沒有过的新鮮事。社員享受的各种文化福利，更远非单干时所能比得上的。

老王：老李，农业社的好处是說不完的。我看那些說“合作社不如单干”的人，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讓他們摸着胸脯好好地反躬自問吧！

二、从生产自救中看合作化的优越性。

老李：老王啊！要說合作化的优越性，我看从生产自救中表現的最突出、最明显啦！你說

是不是？剛才提了一下，還說的不透徹，單就這個問題我倆再扯一扯吧！

老王：好啊！1956年是高級農業合作化的頭一年，我們省就碰到了大水災，我們不僅勝利地渡過了災荒，還獲得了1957年的豐收。

可是，有人硬闖着眼皮說是合作化不好。這事是得好好說一說。

老李：高山不遮太陽，明人不用細講，好好想想誰都會明白的。1956年關大水災以後，災區群眾要整理家園，又要打撈殘秋、排水種麥，還要開展各種副業生產，這要不是高級合作社人馬齊全，那能做的過來呀？凭單干，顧了東顧不了西，再說，單干都是“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”，遭了災，只好是“鴨子的嘴各顧各”。1956年，由於實現了高級合作化，人多力量大，男女整半勞動力在社的統一安排下，顯示了集體勞動的巨大力量，不光秋季排水、適時種麥，縮短了災期，同時，副業生產活動也普遍地開展起來。

老王：是呀，問題擺的很明顯，1956年那麼大的災情，如果是單干，爾說是縮短災期，開

展副业生产，光排水就干不过来啦。說到排水，就連初級社也不可能做得这么順当，那时候，地界石还没有去掉，社員的土地是入股分紅，中間还夾着好多单干戶的土地；先排那块地，后排那块地，在那兒挖沟泄水，往往爭爭吵吵，誤事很大。1956年由于成立了高級社，土地归社員集体所有，排水由社里統一规划，所以就很順利地完成了排水、种麦，还开展了副业生产。我們省光天津、保定等五个专区的灾区社，就組織了七十一万八千多人，搞起六十多种副业生产，作到了种麦、搞副业两不误。这是高級社凭着人多心齐，才办得到的。如果一家一戶就是拼上命也办不到。老李，你說是不是？

老李：关于这些事你說的道理都很对，讓我来说說我的認識吧。单干时，不懂技术的人原是很难搞起副业来。但在高級社里，則是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，有技术的社員献出了自己多年来的本領，帮助不会技术的社員学技术，这就使副业生产广泛地开展起来。保定专区受灾县份的农业社，通过师傅带徒弟，老手带新手，請“把式”和派“留学生”的

办法，使成千上万不懂副业生产技术的人，学会了技术。再说，由于农业社是一个统一的整体，合理的使用资金，使国家的各种贷款全部投入了生产。这样，人力、物力、技术都用不着发愁，所以是一定能够战胜灾荒的。1956年我们省虽然遭了大水灾，但所有的灾民都有饭吃、有衣穿、有房住，接着1957年来了个丰收，可以说，农民的元气很快又恢复过来啦。相反的，1939年遭水灾的时候，饿死冻死的人可不知有多少啊！

老王：对对对。咱们入了高级社，受灾也就不耽心啦！老李，我听了刚才你说的1956年遭灾后，灾民有饭吃、有衣穿、有房住等等，使我也想起一件事来，你知道献县有个四十八村吗？在旧社会这里穷得可出了名啦！要饭的人太多了：都是因为年年受灾，灾后，人们生活无着落，就卖儿卖女，典当庄田，出外逃荒。1956年遭了特大的水灾，四百六十户的房子全倒塌啦！但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，农业社很快搞起了生产自救，而且就在当年冬季盖起房子一半多。这村人们激动地说：“要在旧社会，花上十五年，也到不了这

分兒上。”這話可不假，象這樣的事，要是過去單干，那只好去做夢吧！十年、八年都恢復不了原狀，甭說蓋房啦。再拿天津專區來說吧，解放以後的头五年，一共淹莊稼三千五百萬畝，減產糧食四十多億斤。1955年開始洼地改造，當時還沒有辦高級社，洼地生產的需要和單干的人力、物力有矛盾，沒有改造了多少。1956年，由於實現了高級合作化，改造洼地中的糾葛沒有了，因而，全專區一共改造和改種洼地四百多萬畝，使那些歷史上不得收成的大洼地獲得了空前的丰收。

老李：是的。高級社真是我們幸福愉快的大家庭了，那些說農業社不好的人，可真叫人冇氣！

老王：這個問題，就談到這里為止。往下談談別的問題吧。

三、“入了社不自由”嗎？

老李：老王啊！咱們說合作化好，可是有些人硬說入了社受限制，不自由，不知道他們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藥？

老王：这些話，我倒也听說過，可是得看看說这些話的都是些什么人？

老李：嗨！那还用看！不就是一些地主、富农，和一些富裕中农們在叫喊麼！象我們这穷身子，入了社光觉着满心高兴，一身松快，再不发借債破产、挨餓受冻的愁了，干活、吃飯都很痛快。

老王：对！貧农入了社光觉着自由啦，就連稍比咱們富点的下中农，也觉着入了社很方便，收入一年比着一年多，真是嘴里不說心里乐！

老李：好，好，好，咱們来分析一下吧，你說那些人为什么說入了社不自由呢？社里不忙的时候，赶集、串亲可以随便去啊！再說，活忙的时候，如果单干更顧不得出去閑轉弯啊！

老王：对呀！問題得从根本上看，常言說得好，“树打根头起，話从心里出”，他們硬說入了社不自由了，說这話是別有用心的。他們的心是向着资本主义道路的。有些富裕中农他們随大流入了社，思想上还没入社，想着个人发财，向资本主义道路上爬，他們

是想搞剝削，搞投机买卖。农业合作化就是要限制他們这种自由，决不讓資本主义思想在农村抬头。参加了合作社，就不能搞投机买卖啦，也不能雇长工剝削人啦，这么一来，他們就感觉不自由啦！

老李：这种自由可要不得。

老王：老李，咱們說要不得，可是有些人就是願意要爭这样的自由的。前些日子，在万全县第七屯有的社員也是喊叫不自由，可是經過了大辯論，社員們揭开了他們的老底子：他們入社以后，与社不一心，偷偷摸摸地倒卖白麻等統購物資，干着違法勾当。滿城县中佃庄有一个社員認為自己的土地是上地，入了社大家沾了他的光，想着出社去单干，打算发展成富农；讓自己的兒子悄悄地把入了社的牲口槽抬回家去，社員們知道了，給他提意見，批判了他这种錯誤的思想。象这样的社員戶，他們当然觉着入社不自由啦！

老李：对呀！道理很清楚，农业合作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。如果那些少数想走地主、富农的老路，想个人发财的人，有了发展資本主义的自由，貧苦农民就要有受剝削的不自

由了。

老王：是啊！广大农民要的是永远摆脱剥削、摆脱贫困的自由。所以，敲锣打鼓地积极拥护合作化和统购统销，要把农村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打击下去，使那些妄想冒资本主义尖的人失掉冒尖的自由，这是两条道路的大问题，也就是要少数人富裕还是要全体农民都富裕的大问题，这个大是大非要闹不清楚，可就容易迷失方向，走错了道路。

老李：老王，其实你猜怎么着，资本主义道路不是怎么好走的，一些富裕中农要真想走回头路，早晚也得吃了亏。

老王：是啊！如果不搞合作社，还去单干的话，对多数农民是有很大害处的，这事只要回想一下过去就清楚了。远的甭说，就拿土改以后、合作化以前来看，农村里不是出现过这样的事嘛：有极少数的农民买田买牲口，上升为新富农，相反的，有一些农民把土改中分到的土地、牲口又都卖掉了，有的还欠下了债，又回复到贫农、雇农的困苦境况。

老李：可不是嘛！走旧社会资本主义的道路，

能爬上去的总是极少数人，绝大多数农民还是要穷困受苦的。

老王：正是。涉县龙凤社有个富裕中农姜起恒，他尝过旧社会向上爬的滋味的，现在如果有人问他时，他悔恨地说：“唉！在旧社会，真是大鱼吃小鱼、小鱼吃虾米；我剥削了别人，地主又讹诈了我，这个人剥削人的路可走不得！”

老李：这才是过来人说的老实话呢。

老王：老李，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人，社里叫他出工，他不去；他去赶集上庙做买卖，这未免有些自由的过了度啦！定县燕家佐村的社员就吃过这个苦头。1957年，庄稼旱的搭拉着脑袋，耷着叶子，可是，有不少社员出外作买卖去啦！结果怎么样呢？全村有二十亩小麦活活地旱死啦！活着的庄稼也减了产，全村至少损失五千斤小麦。社干部算了算账，社员们走私作买卖赚来的钱，还抵不上减产价值的一半呢！这样轻视农业的结果，不但减少了收入，还受到了严格批评。

老李：可不是嘛！有些社员尽讲些“歪道理”。比方，有的人光打个人的小算盘，甚

至公开提出“四不干”，什么重活不干，脏活不干，远活不干，天冷天热不干。他们这样的自由，完全违反了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”第三十八条社员必须遵守劳动纪律的规定啦！如果用这个规矩量一下“四不干”，他们就喊“不自由”啦，这不是无理取闹是什么？我看，象“四不干”这样的人，是得好好教育和批评呢，如果让他们那想象的“自由”实现了，社和广大社员就吃了大亏啦！

老王：是啊！由此看来，社员遵守劳动纪律的事儿，可得好好宣传呢。那种愿意干活就干，不愿意干活就散的所谓“自由”是坚决要不得；当然喽！不让社员有一点闲空办理自己的事情，也是不对的，社员在社里做够了一定的劳动日，其余的时间是可以自由支配的，这样的自由也是合乎情理的。

老李：说来说去，“入了社不自由”是看谁看，看谁说，不管他怎么说怎么看，农业合作化的道路，就是五亿农民的健康大道，资本主义是一条死胡同，放着健康大道不走，去钻死胡同的人，那才真是傻瓜呢！